

西施艳史演义 佚名 著

目 录

- 第一章 开宗明义
- 第二章 携李覆师
- 第三章 困守会稽
- 第四章 献赂请成
- 第五章 拒谏受降
- 第六章 江口送别
- 第七章 石室忍辱
- 第八章 尝粪复国
- 第九章 矢志报仇
- 第十章 造姑苏台
- 第十一章 苎萝访美
- 第十二章 溪边订约
- 第十三章 欢迎双美
- 第十四章 筑消夏湾
- 第十五章 贷粟练兵
- 第十六章 湖上采莲
- 第十七章 杀胥争盟
- 第十八章 破吴投江

第一章 开宗明义

苎萝村里柳絮飞，几家儿女制罗衣。
怪底西家有之子，乱头粗服浣纱溪。
乱头粗服天姿绝，何物老媪生国色。
向人含颦默无言，背人挥泪娇难匿。
一朝应诏入吴宫，珠衫汗湿怯晓风。
歌舞追欢乐未央，运筹衽席建奇功。
奇功就，霸图覆。

画浆芙蓉瘦，胥台麋鹿走。

响廊空馆娃秋，遗香残月昏黄候。

上边这首诗，是吴江文士杨菡园咏西施的。西施虽是个女人，却生得天姿国色，容华绝代，在古往今来美女之中，可算得首屈一指的了。但是西施的容貌固然生得娇艳如花，洁白似玉，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，就是他为国雪耻，舍身报仇的一副义胆刚肠，非但是女界之中无人及得，从古至今，所说的伟男子

、烈丈夫，要像她这样为了国耻，含垢忍辱，力图报复，使那破碎不堪的越国，为人奴隶的越王，重新扬眉吐气，图霸称王；已经强盛，势焰炙手的吴国，居然冰消瓦解，变成池沼。

这种志气，这种作为，这种苦心孤诣，恐怕在历史上计算起来，也是没有几个人能及得到西施的。后世的轻薄文人，还要吹毛求疵、寻垢索瑕，说西施受了吴王的厚恩，不应该引诱吴王荒淫无度，沉湎酒色，致使越兵乘隙而入，把个金城汤池的吴国，和轰轰烈烈的吴王夫差，生生的被她一人送掉。况且吴亡之后，若是稍顾情义，稍有人心的女子，就该念着吴王生前的恩义，拼却一死，她又偏要跟随范大夫，浪迹五湖，一舸容与，去享那清闲幸福。这样的女子，简直是全无心肝，绝无志气的祸水。

虽然生得花容月貌，像嫦娥般美，洛神般艳，有何足取呢？

这位文人的议论虽是秉正不阿、娓娓动听，他却没有把西施到吴国来的本意，略想一想，那西施本是受了范大夫的重托，和越王的命令，到吴国来行内间的妙计，以便报仇雪恨，灭亡吴国的。若不引诱吴王荒淫无度，沉湎酒色，怎么可以报仇雪恨，灭亡吴国呢？至于吴亡之后，西施早就投身江中，拼却一死，以报吴王的厚谊高情。正史明明可考，那些轻薄文人，偏要说他随鸱夷而去，使一位有志气、有情义、舍身报仇、亡生殉主的巾帼英雄，蒙这千古不白之冤，也算得极可恨的恨事了。

所以在下要把西施的历史，敷衍出来，使社会上都知西施是为国雪耻的奇女子，并不是忘恩负义的俗裙钗。并且还可以提起一般人的爱国心，不至于生为一国的国民，连国耻都不知道湔雪，这便是在下编这部书的意思了。

第二章 携李覆师

上一章书，已把编辑的意思说明，这一章书，该入西施的正传了。只是要知道西施的历史，先要明白吴越两国的国情和两国的深仇宿恨，方能知道西施的心迹。

那吴越两国究竟是怎样的国情，有什么深仇宿恨呢？从历史上推究起来，吴越两国，都处于长江流域，吴都姑苏，越处会稽。两国本是接壤之地，毗连之邦，吴是周泰伯之后，越是夏少康之裔。两国既受封号，划疆分土，各治其地。

初时本无仇恨，到得春秋时代，吴国渐渐强盛，楚国亡臣伍员逃奔吴国。吴王阖闾，为伍员兴师伐楚，以报杀父兄之仇，征兵于越。越王允常，非但不肯帮助吴国，并且趁着阖闾兴师伐楚的时候，发兵侵犯吴国，因此两国结下嫌隙。

后来越王允常薨逝，其子勾践即位。阖闾记着越兵乘虚侵犯之恨，遂欲乘

丧伐越。

相国伍员谏阻道：“越虽有袭吴之罪，但方有大丧，伐之不详，宜稍待之。”

阖闾记着前恨，哪里肯听伍员的谏阻。当下便留太子夫差和伍员守国，亲自引了伯（喜否）、王孙骆、鱄毅和一众将官，选精兵三万，出了南门，直往越国进发。

越王勾践，早已得了探报，知道吴兵来势利害，也挑选了精壮之士，命诸稽郢为大将，灵姑浮为先锋，畴无余、胥犴为左右翼，勾践亲自督师，前来抵御。

刚到携李地方，却与吴兵相遇。两军相距十里，安下营寨，命将挑战，不分胜败。

阖闾此番出兵，原想乘着越国方有大丧，出其不意，可以一鼓而下。哪知勾践兵精将勇，抵御得法，连战数阵，竟难取胜。不觉心中大怒。遂悉众列阵于五台山，传令军中不得妄动，等候越兵懈怠，然后突出攻击。

勾践望见吴军，戈甲森严，队伍整齐，顾谓众将道：“此劲敌也，不可轻进，必须以计乱之。”急命畴无余、胥犴督敢死之士，左列百人，各持长矛，右列五百人，各持大戟，一声呐喊，杀奔吴兵。

哪知吴兵阵上，全然不理，只将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，坚守得如铜墙铁壁一般。越军冲突数次，不能动得分毫。勾践无法可施，只得收兵回营。密与诸稽郢商议破敌之策。

诸稽郢低头思索半日，遂向勾践附耳说道：“罪人可用也。”

勾践闻言心中大悟。次日，密传军令，悉出军中所携死罪者，共得三百人，分为三行，一齐袒衣持剑、缓步徐行，直抵吴军阵前。为首的人，高声说道：“吾主越王，不自量力，得罪于上国，致辱下讨，臣等不敢受死，愿以死代越王之罪。”

言毕，三行之人，依次自刎。

吴兵看见这般举动，不知其意，一齐注目而视，互相传语，称奇道怪。

越人军中，忽然战鼓齐鸣，炮声大震。畴无余、胥犴，各率死士一队，刀枪并举，呼哨冲突。吴兵出其不意，抵挡不住，队伍大乱。勾践见前阵获胜，挥动大军，直压过来。右有诸稽郢，左有灵姑浮，冲入吴阵。王孙骆舍命与诸稽郢相持。灵姑浮挥动长刀，左冲右突，寻人厮杀。正遇吴王阖闾，云姑浮大喊一声，举刀便砍。阖闾躲闪不迭，往后便倒。

未知阖闾性命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三章 困守会稽

话说吴王阖闾，见灵姑浮一刀砍来，连忙向后退，刀锋已中右足，将指受伤，身子倒在车上，所着之履，落于车下。

灵姑浮正要擒拿吴王，幸得鱄毅兵到，奋勇杀上，救了吴王。鱄毅已身受重伤，不能厮杀。王孙骆知道吴王有失，不敢恋战，急急收兵。

那越兵已漫山遍野，围裹将来，吴兵匆匆逃走，被越兵追赶掩杀，死者过半。

吴王阖闾身受重伤，收兵回国。只因年老性躁，不能忍痛，行至半路，便大叫一声，死于军中。伯（喜否）获丧先行，王孙骆引兵断后，徐徐而退。

太子夫差，早已闻知凶信，便和相国伍员，迎丧入城，成服嗣位，卜葬阖闾于破楚门外之海涌山，发工人数千，穿山为穴，把专诸所用之鱼肠剑殉葬，更有剑甲六千副，金玉玩物，允物其中。既葬，又尽杀工人以殉。

其后有人望见阖闾葬处，常有白虎蹲踞其上，因名之曰“虎丘山”，识者以为埋金之气所现。后来，秦始皇使人发阖闾坟墓，凿山求剑，竟不能得，其凿处遂成深涧，即今虎丘山之剑池也。

夫差既葬阖闾，遂立长子友为太子，因念越王杀父之仇，使侍卫十人，更番立于中庭。每逢自己出入经过，必大声喊道：“夫差！尔忘越王杀尔父之仇乎？”夫差闻呼，挥涕应道：“誓必报仇，不敢忘也。”又命伍员、伯（喜否），练水师于太湖，且树射栅于灵严山，训练射击，欲俟三年丧毕，大举报仇。

到了三年丧除，水师亦已练成，军士射击，早经纯熟。夫差择日，告祭太庙，命伍员为大将，伯（喜否）副之，兴倾国之师，从太湖取水道，进攻越国，以报杀父之仇。

越工勾践，知夫差大举来侵，忙聚集群臣，商议迎敌之策。

大夫范蠡，字少伯，出班奏道：“吴国耻丧其君，矢志图报者，三年于兹矣。今倾国而来，其气奋，其力锐，而且众心一致，不可当也，宜敛兵为坚守之计。”大夫文种，亦启奏道：“以臣愚见，莫若卑词谢罪，乞和于吴，俟其兵退，而后图之。”

勾践道：“二卿议守议和，均非至计。夫吴，我世仇也，伐而小战，以我不能军矣。”

于是不听二人之言，悉起国中丁壮共三万人，迎敌于椒山之下。初次交战，吴兵稍却，杀伤百余。

勾践乘胜直进，约行数里，恰遇夫差大军，两下布阵大战。

夫差立于船头，亲击桴鼓。将士勇气百倍，争先迎战。

忽然北风大起，波涛汹涌。伍员、伯（喜否）各乘舡大舰，顺风扬帆而

下，俱用强弓硬弩，箭如飞蝗一般，射将过来。

越兵逆着风头，不能抵敌，大败而走。

吴兵分三路追击，越将灵姑浮舟覆，溺水而死，胥犴亦中箭身亡。吴兵乘胜掩杀，死者不计其数。

勾践奔至固城，藉以白保。吴兵围之数重，绝其汲道。夫差大喜道：“不出十日，越兵俱渴死矣。”

哪知山顶之上自有甘泉，泉中且有嘉鱼。勾践命取鱼数百头，以馈吴王。夫差大惊，困之愈急。

勾践见吴兵不肯退去，遂命范蠡率兵坚守，自己带领败残人马，乘间奔至会稽山。点阅甲盾之数，只剩得五千余人。勾践长叹道：“自先君至于孤，三十年来，未尝有此大败也，悔不听范蠡、文种之言，以至于此。”吴兵攻打固城，愈益紧急，伍员营于右，伯（喜否）营于左。范蠡悉力守御，不能抵挡，告急之文，一日三至。勾践急得手足无措，意欲自刎，以殉宗社。

未知勾践自刎与否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四章 献赂请成

话说越王勾践，因吴兵围困紧急，意欲自刎，以免被擒受辱。当有大夫文种，上前阻止道：“大王切勿短志，目今时势，虽然紧急，速往请成，犹可及也。”

勾践道：“我请成而吴不允许，岂非徒自取辱么？”

文种答道：“吴太宰伯（喜否），贪财好色，忌功嫉能，与伍子胥同朝，而志趣不合。吴王畏惧子胥亲昵伯（喜否）。

今若私诣伯（喜否）营中，结其欢心，订定行成之约，得伯（喜否）一言，吴王必定信从。子胥虽欲谏阻，亦无及矣。”

勾践道：“卿见伯（喜否），以何为赂？”文种道：“军中所乏者，美色为最。倘得美女献于伯（喜否），事必成矣。”

勾践连夜遣使至都城，命夫人选宫中有美色者八人，盛其容饰，外加白璧二十双，黄金千镒，命文种乘夜诣伯（喜否）

之营，请见太宰。

伯（喜否）初俗拒绝。使人探其来意，知道有所献纳，遂召文种入见，自己踞坐帐中，以待来使。

文种进帐，长跪言道：“寡君勾践，年幼无知，不能善事大国，致获罪戾。今寡君悔恨无及，愿举国请为吴臣，恐王见罪不纳。知太宰巍巍功德，外为吴之干城，内作王之心膂。寡君使下臣种，先叩首于辕门，借重一言，收寡君于宇下，不腆之仪，聊效薄贄。自后当源源而来，不敢自靳。”说毕，将礼

单献上。

伯（喜否）作色道：“越国朝晚必为吾破，凡诸所有尽归于吴，欲以区区之物啖我，我岂为尔？所愚速速将去，无再多言。”文种答道：“越兵虽败，然保守会稽者，尚有精兵五千，可以一战。不幸而败，将尽焚库藏积聚，窜身与异国，以图恢复，越地安能为吴所有？即使吴国尽有越之土地，库藏财货，大半归入王宫，太宰与诸半不过将分一二。何如允许越国请成，寡君感念太宰之德，虽委身于吴王，而此心必归向太宰。春秋贡献，未入王宫，先入府邸，如此则太宰擅全越之利，诸将皆不得与矣。况困兽犹斗，越兵虽败，未尝不可背城一战，那时胜负之数，尚难预决，未必吴国定胜，越国定是败也，望太宰熟权之。”

这一席言语，把伯（喜否）的心说动，不觉点心微笑。文种见伯（喜否）意已动，又指着礼单上所开美人说道：“这八名美女，皆出自越宫，若民间更有美貌女子，寡君得生还越国，当竭力搜求，以备太宰扫除之列。”

伯（喜否）听到此处，不禁起立说道：“大夫舍右营而趋左，是知我无乘危害人，幸灾乐祸之心，我当为大夫悉力成全。”

明日先引大夫朝见我王，以决其议。”遂尽收所献之物，留文种在营中叙宾主之礼。

次日，同至中军来见夫差。伯（喜否）先入，叩见已毕，陈说越王勾践使文种请成之意。

夫差勃然作色道：“越与寡人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安能许其请成！”

伯（喜否）笑道：“王不记孙武之言么？兵，凶器，可暂用，不可久用。越虽得罪于吴，今其君请为吴臣，其妻请为吴妾，越国之宝器珍玩，尽数归入吴宫，所求于王者，不过存一线之宗祀。吴之降罚于越，亦可谓至矣。岂必欲夷其宗族，墟其社稷，方始快心么？”

夫差闻言，沉吟不语。

未知夫差肯许越成否？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五章 拒谏受降

话说夫差听了伯（喜否）的言语，沉吟了一会，正要拒绝越国请成，伯（喜否）早又抢着说道：“受越之降可以厚实，赦越之罪可以显名，名实两得，吴可以霸。必欲穷兵黩武，恐勾践将焚宗庙，杀妻子，沉金玉于江，率死士五千，致死于吴。”

那时以亡命之众，坚决死之心，越败，固其本分；吴兵若有疏虞，非特前功尽弃，且为各国诸侯所笑矣。与其致敌人有必死之心，孰若许其成，唾手而得其国之为利，请王熟思之。”

夫差道：“如今文种安在？”伯（喜否）道：“现在幕外候宣。”夫差便命文种入见。

文种膝行而前，复申前说，愈益卑逊。夫差道：“汝君请为臣妾，能随寡人入吴么？”文种顿首说道：“既为臣妾，死生在君，敢不服事于左右？”

伯（喜否）从旁说道：“勾践夫妇愿来吴国，吴名虽赦越，实已得越矣。王又更有何求？”夫差闻言，遂许越成。

此时早有人到右营报知相国。子胥闻报，大惊。急急趋至中军，见伯（喜否）同文种立在吴王之侧，不觉怒容满面，问吴王道：“已允许越成么？”夫差答道：“已竟允许了。”

子胥连声叫道：“不可！不可”吓得文种倒退数步，惊惶失色。静听子胥谏道：“越与吴邻境接壤，有不两立之势，若吴不灭越，越必灭吴。夫秦晋之国，我攻而胜之，得其地不能居，得其车不能乘；如攻越而胜之，其地可居，其舟可乘。此社稷之利，不可弃也。况又有先王大仇，不灭越，何以谢立庭之誓呢？”

夫差听了这番说话，不能回答，惟有目视伯（喜否）。

伯（喜否）趋前奏道：“相国之言误矣。先王建国，水陆并封，吴越宜水，秦晋宜陆，若以其地可居，其舟可乘，就说吴越必不能共存，则秦、晋、齐、鲁，皆系陆国，其地亦可居，其车亦可乘，也可说秦、晋、齐、鲁，亦要合而为一么？若说先生大仇，必不可赦，则相国对于楚国，其仇更甚，何不灭却楚国，而又许他和呢？今越王夫妇皆愿来吴服役，比较楚国，但纳一个半胜，更不相同。相国自行忠厚之事，而欲王居刻薄之名，忠臣不当如是。”

夫差大喜道：“太宰之言有理，相国且退，待越国贡献的时候，当分赠于尔。”

此时气得子胥，面如土色，长叹一声，退出幕外，对大夫王孙雄道：“越十年生聚，再加以十年教训，不过二十年，吴宫为沼矣。”言毕，愤愤而回。

夫差使命文种，回复勾践，再到吴营申谢。夫差问道：“越工夫妇，何日入吴？”

文种答道：“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诛，将暂假归国，悉敛玉帛子女，贡献于吴。愿大王稍宽其期，如或负心失信，必不能不逃大王之诛戮也。”

夫差遂许其请，约定五月中旬，勾践夫妇入臣于吴。并遣王孙雄押着文种，同至越国，催促起程。太宰伯（喜否），领兵一万，屯扎吴山，守候勾践夫妇，如若期不来，即行扫灭越国。夫差传命已毕，自己率领大军，先返吴国。

文种得吴王许其请成，回报越王勾践，告知吴王已经班师，遣大夫王孙

雄，相随到此，催促起程。太宰屯兵江上，专候大王渡江。

勾践闻言，不觉双眼流泪。文种道：“五月中旬为期已迫，王宜从速归去，料理国事，不必为无益之悲。”

勾践收泪，回到越都，见市井如故，丁壮萧然，甚有惭色。

留王孙雄居住馆驿之中，收拾库藏宝物，装成车辆；又选国中女子三百三十人，以三百人送吴王，三十人送太宰伯（喜否）。

王孙雄早已催促数次，勾践不得已，择定行期，对着群臣，挥泪说道：“孤承先人余绪，兢兢业业，不敢怠荒。如今夫椒一败，国亡家破，身为俘囚，此行有去日，无归日了。”

群臣闻言莫不悲切。文种上前说道：“昔者，汤囚于夏台，文王系于羑里，一举而成王业；齐桓公奔莒，晋文公奔翟，一举而立霸图。艰苦的境遇，正是天心欲其成就王霸事业的根基，大王善承天意，必有再兴之日，何必过于悲伤，自短志气！”

未知勾践听了文种之言，可以略减悲伤否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六章 江口送别

话说勾践听了文种相劝之言，止住悲伤。即日祭祀宗庙，请王孙雄先行一日，勾践同了夫人随后进发。群臣送至浙江之上。范蠡早在固陵，迎接越王，临水祖饯。文种举觞进祝道：皇天佑助，前沉后扬。祸为德根，忧为福堂。威人者灭，服从者昌。王虽淹滞，其后无殃。君臣生离，感动上皇。众夫哀悲，莫不感伤。臣请荐脯，行酒三觞。

勾践听毕，仰天叹息，举杯挥泪，默然无言。

范蠡进言道：“臣闻居不幽者志不广，形不愁者思不远。

古之圣贤，皆遇困厄之难，蒙不赦之耻，不但君王也。”

勾践道：“昔尧任舜禹，而天下治，虽有洪水，不为大害。

寡人今将去越入吴，以国属诸大夫。诸大夫将何以慰寡人之望？”范蠡闻言，对同列诸臣道：“吾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

今主上有去国之忧，臣吴之辱，以吾浙东之地，岂无一二豪杰，与主上分忧共难么？”

诸大夫同声说道：“谁非臣子，惟主上所命。”

勾践道：“诸大夫不弃寡人，愿各言其志。谁可从难，谁可守国？”文种答道：“四境之内，百姓之事，蠡不如臣；与君周旋，临机应变，臣不如蠡。”

范蠡道：“文种自处已审，主上以国事委之，可使耕战足备，百姓亲睦。至于辅危主，忍垢辱，往而必返，与君复仇，臣不敢辞。”

范蠡言毕，群臣以次自述。太宰苦成道：“发君之令，明君之德，统烦理剧，使民知分，是臣之职分。”

行人曳庸道：“通使诸侯，解纷释疑，出不辱命，入不被尤，是臣之责任。”司直皓进道：“君非臣谏，举过决疑，直心不挠，不阿亲戚，是臣之职守。”司马诸稽郢道：“望敌设阵，飞矢扬兵，贪进不退，流血滂沱，是臣之本分。”司农皋道：“躬亲抚民，吊死存疾，食不二味，蓄陈储新，是臣之职事。”太史计倪道：“候天察地，纪历阴阳，福见知吉，妖见知凶。是臣之所司。”

群臣一一言毕，勾践道：“孤虽入于北国，为吴穷虏，诸大夫怀德抱术，各显所长，以保社稷，孤可以无忧欠。”

遂留群臣守国，独与范蠡同行。君臣在江口分别，莫不流涕。

勾践仰天长叹道：“死者，人之所畏，若孤之闻死，心中绝无怵惕。”遂登舟径去。送者皆哭拜于岸下，勾践绝不顾恋。

后人诗咏此事道：斜阳山外片帆开，风卷涛声动地回。

今日一樽沙际别，何时重见渡江来。

越夫人据舷哭泣，见鸟鹄啄江渚之虾，飞去复来，意甚闲话，不觉放声大哭，因作歌道：仰飞鸟兮鸟鸢，凌玄虚兮翩翩。

集洲渚兮优游，奋健翻兮云间。

啄素虾兮饮水，任厥性兮往远。

妾无罪兮负地，有何辜兮谴天。

风飘飘兮西往，知再返兮何年。

心辍辍兮若割，泪泣泣兮双悬。

勾践见夫人悲伤作歌，心内不胜哀痛，勉强安慰夫人道：“孤之六翻备矣，高飞有日，夫人不必忧伤。”

越王既至吴界，先命范蠡往吴山，面见太宰伯（喜否），将金帛女子献上。

伯（喜否）问道：“文大夫何以不来？”范蠡答道：“为寡君守国，是以不得偕来。”

伯（喜否）遂同范蠡来见越王。勾践深谢其覆庇之德，伯（喜否）一力担承，许以不久便叮返国。

勾践闻言，心下略觉安稳，遂托伯（喜否）引见吴王，并求其在王前美言一二，以免受苦。伯（喜否）一一应承，约定次日，由伯（喜否）押送到吴下，面见吴王。

未知勾践见吴工时怎样看待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七章 石室忍辱

话说伯（喜否）押送勾践，来到吴下，引见吴王。勾践肉袒伏于阶下，夫人随在身后，范蠡将宝物女子开单呈献。越王勾践再拜叩首道：“东海役臣勾践，自不量力，得罪边境，大王赦其深辜，使执箕帚，承蒙厚恩，得保须臾之命，不胜感戴。

勾践谨叩首顿首 。”

夫差道：“寡人若念先君之仇，尔今日必无生理 。”勾践重又叩首道：“臣实当死，惟大王怜之 。”

其时相国子胥在旁，目若燿火，声如雷霆，进前言道：“夫飞鸟在青云之上，尚欲弯弓而射之，况集于庭庑乎？勾践为人，性极机险，今为釜中之鱼，命制庖人，故谄词令色，求免刑诛，一旦得志，如放虎于山，纵鲸归海，不可复制矣 。”

夫差道：“孤闻诛降杀服，祸及三世。孤非爱越而不诛，恐见咎于天，致获罪谴 。”

伯（喜否）道：“相国只知一时之计，不明安国之道。大王所言，诚仁者之语也 。”

夫差不纳子胥之谏，受越贡献。使王孙雄于阖闾墓旁，筑一石室，将勾践夫妇贬入其中。去其衣冠，蓬首垢面，执养马之役。幸赖伯（喜否），私馈食物，得免饥饿。

每逢吴王出游，勾践手执马鞭，步行车前，吴人皆指点道：“此是越王，如今执奴婢之役于我国矣 。”勾践惟低首忍辱，不敢多言。后人诗咏勾践忍辱之事道：堪叹英雄值坎坷，平生志气尽销磨。

魂离故苑归应少，恨满长江泪转多。

勾践在石室二年，范蠡朝夕侍侧，寸步不离。忽一日，夫差召勾践入见，勾践跪伏于前，范蠡立于其后。

夫差对范蠡说道：“寡人闻哲妇不嫁破亡之家，名贤不官灭绝之国。今勾践无道，国已将亡，汝君臣并为奴仆，羈囚一室，岂不可丑？寡人欲赦汝之罪，汝能改过自新，弃越归吴，寡人必当重用，去忧患而就富贵，汝意何如？”

其时勾践俯伏流涕，惟恐范蠡归顺吴国。只见范蠡稽首言道：“臣闻亡国之臣，不敢语政；败军之将，不敢语勇。臣在越不忠不信，不能辅越王为善，致得罪于大王，幸大王不即加诛，得君臣相保，入备扫除，出给趋走，臣愿已足，不敢仰望富贵 。”

夫差道：“子既不移其志，可仍归石室 。”范蠡道：“谨如君命 。”夫差起入宫中，勾践与范蠡回至石室。

越王服犊鼻，著樵头，斫铍养马，夫人衣无缘之裳，施左阙之襦，汲水、除粪、洒扫；范蠡拾薪炊爨，面目枯槁。夫差时命人窥之，见其君臣力作，绝无几微怨恨之色，终夜亦无愁叹之声，以为勾践君臣无志思乡，早已置之度外。

一日，夫差登姑苏台，望见越王与夫人，端坐马粪之旁，范蠡操箠立于左侧，君臣之礼存，夫妇之仪具。

夫差回顾太宰伯（喜否）道：“越王不过小国之君，范蠡不过一介之士，虽在穷厄之地，不失君臣之礼。寡人心甚敬之。”

伯（喜否）答道：“不惟可敬，亦可怜也。”夫差道：“诚如太宰之言，寡人目不忍见，倘越王果能悔过自新，可以赦他之罪么？”

伯（喜否）道：“臣闻德无不覆，大王以仁圣之心，哀孤穷之士，加思于越，越岂无厚报？愿大王决意行之。”

夫差道：“可命太史择吉日，赦勾践归国。”伯（喜否）

密命家人于五鼓时，将喜信报知勾践。

勾践大喜，告于范蠡。范蠡道：“请为王占之。今日戊寅，以卯时闻信；戊为囚日，而卯复克戊，其爻曰：‘天网四张，万物尽伤。祥反为殃。’虽有信，不足喜也。”勾践闻言，变喜为忧。

却说相国伍子胥，闻吴王将赦勾践归国，急急入见道：“昔桀囚汤而不诛，纣囚文王而不杀，天道还返，转祸成福，故桀为汤所致，商为周所灭。今大王囚越君而不诛，臣恐夏殷之患至矣。”

夫差听了子胥之言，复萌杀勾践之意，使人往召勾践。

未知勾践性命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八章 尝粪复国

话说吴王夫差听了伍子胥之言，使人去召越王勾践，意欲杀之，以绝后患。早有太宰伯（喜否），暗中通信于勾践。

勾践大惊，急与范蠡计议。范蠡道：“王勿惧也，吴王囚主，已经三年，于三年之中不忍杀王，岂忍于一日之间杀王么？”

王可放胆前去，不必忧虑。”

勾践道：“寡人所以隐忍不死，全赖大夫设谋保全，大夫既料定无事，孤当前去。”遂入城来见吴王。

谁知一连候了三日，吴王并不视朝。伯（喜否）从宫中出来，奉吴王之命，使勾践复返石室。勾践心中大疑，向伯（喜否）询问原由。

伯（喜否）道：“王惑于子胥之言，欲加诛戮，所以相召。

适有天幸，王忽感寒疾，不能起身。吾入宫问疾，因言‘禳灾宜作福事。

今越王匍匐待诛于阙下，已逾三日，怨苦之气，上干于天，王宜保重，且暂时放还石室，待疾愈而后图之，未为晚也。’王听了吾之言，所以命君出城。”勾践闻言，感谢不已。回至石室。

匆匆已过三日。闻吴王病尚未愈，使范蠡卡其吉凶。蠡布卦既成，对勾践说道：“吴王不死，至己巳日，疾当减轻，壬申日，必定痊愈，愿大王请求问疾，倘得入见，因求其粪而尝之，观其颜色，再拜庆贺，言病之起期。至期若愈，必然心感大王，可望其赦宥矣。”

勾践垂泪言道：“孤虽不肖，亦曾南面为君，安能含垢忍辱，为人尝泄便呢？”

范蠡忙道：“昔纣囚西伯于羑里，杀其子伯邑孝，烹而饷之。西伯忍痛而食子肉。夫欲成大事者，不矜细行。吴王有妇人之行，无丈夫之气，已欲赦越，忽又中变，不如此不足以取其怜悯，归国未知何日矣！”

勾践不得已，听从范蠡之谋，即日至太宰府中，请见伯（喜否）道：“人臣之道，主疾则臣忧。今闻主公抱病不瘳，勾践心中失望，寝食不安，愿从太宰问疾，以伸臣子之情。”

伯（喜否）道：“君有此美意，敢不转达。”伯（喜否）

入见吴王，陈说勾践想念之情，愿入问疾。

夫差在沉困之中，念其情，许之入见。伯（喜否）引勾践来到寝室。

夫差睁目言道：“勾践亦来见孤么？”勾践叩首奏道：“囚臣闻龙体失调，如摧肝肺，欲一望颜色而无由。”

其言未毕，夫差觉得腹胀欲泄，麾之使出。勾践再拜言道：“臣在东海，善事医师，观人泄便，能知疾之瘥剧。”遂拱立于户下。

侍人将余桶近床，扶夫差便讫，将出户外。勾践揭开桶盖，取其粪，跪而尝之。左右皆掩鼻。

勾践重行入内，叩首拜贺道：“囚臣敬贺大王，王之疾，至己巳日可瘳。三月壬申，即大愈矣。”夫差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

“勾践道：“臣闻于医师，夫粪者，谷味也，顺时气则生，逆时气则死。今囚臣窃尝大王之粪，味苦且酸，正应春夏发生之气，是以知之。”

夫差大悦道：“勾践之事孤，可谓至矣，臣子之事君父，自古未闻有尝粪以决疾的。”

其时伯（喜否）在旁，夫差问道：“汝能为此事么？”

伯（喜否）摇首道：“臣虽甚爱大王，然此事则不能。”

夫差道：“不但太宰，虽吾太子，亦不能也。”

即命勾践：“离其石室，就便栖息，待孤疾愈，即当使之还国。勾践再拜

谢恩而出。”

自此僦居民舍，执牧养之事如故。夫差病果渐愈，一如勾践所言之期。心念其忠，既视朝，命置酒于文台之上，召勾践赴宴。勾践佯为不知，仍然囚服而来。夫差见之，即令沐浴，改换衣冠。勾践再三辞谢，方才奉命，更衣入谒，再拜稽首。

夫差慌忙扶起，即出令道：“越王仁义之人，岂可久辱？

寡人将释其囚役，免罪放还。今日为越王设北面之座，群臣以客礼待之。”

遂揖让使就客位，诸大夫皆列坐于旁。

伍子胥见吴王忘仇待敌，心中含忿，不肯入座，拂衣而出。

伯（喜否）进言道：“大王以仁者之心，赦仁者之过，臣闻同声相和，同气相求。今日之席，仁者宜留，不仁者宜去。

相国刚勇之夫，故自惭不敢就。”夫差答道：“太宰之言可谓当矣。”

酒三行，范蠡与越王俱起，进觞为吴王寿，口致祝辞道：皇王在上，恩播阳春。其仁莫比，其德日新。

于乎休哉？传德无极。延寿万岁，长保吴国。

四海咸承，诸侯宾服。觞酒既升，永受万富。

吴王大悦。是日尽醉方休，命王孙雄送勾践于客馆，三日之内，孤当送之归国。

次日，伍子胥入见，启奏吴王道：“昨日大王以客礼待仇人，果何见也？勾践内怀虎狼之心，外饰温恭之貌，大王受须臾之谗，不虑后日之患，弃忠直而信谗言，溺小仁而养大仇。

如纵毛于炉火之上，而幸其不焦；投卵于千钧之下，而望其必全，岂可得乎？”

吴王怫然道：“寡人卧病三月，相国并无一句好言安慰，是相国之不忠也；不进一好物相送，是相国之不仁也。为人臣不忠、不仁，要他何用？越王弃其国家，千里来归寡人，献其货财。身为奴婢，是其忠也；寡人有疾，亲为尝粪，略无怨恨之心，是其仁也。寡人若徇相国私意，诛此善士，皇天亦不佑寡人矣。”

子胥道：“大王何言之相反也？夫虎卑其势，将有击也；狸缩其身，将有取也。越王入臣于吴，怨恨在心，大王何得知之？其下尝大王之粪，实上食大王之心，王若不察，中其奸谋，吴必为擒矣。”

吴王道：“相国置之勿言，寡人之意已决。”子胥知不可谏，郁郁而退

。以至第三日吴王复命置酒于蛇门之处，亲送越王出城，群臣皆捧觞饯行，惟子胥不至。

夫差对勾践言道：“寡人赦君归国，当念吴之恩，勿记吴之怨。”

勾践稽首道：“大王哀臣孤穷，使得生还故国，当生生世世竭力报效，苍天在上，实鉴臣心。如若负吴，皇天不佑。”

夫差道：“君子一言为定，君其行矣，勉之勉之。”

勾践再拜跪伏，流泪满面，有依恋不舍之状，夫差亲扶勾践登车，范蠡执御，夫人亦再拜谢恩。一同升辇而去。后人有一诗咏夫差纵放勾践之事道：越王已作釜中鱼，岂抖残生出会稽？

可笑夫差无远虑，放开罗网纵鲸鲵。

未知勾践归国之后，如何报仇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九章 矢志报仇

话说越王勾践登车之后，一直前进，回至浙江之上，望见山川重秀，天地再请，不觉叹息道：“孤自意永辞万民，委骨异域，岂期复得返国，奉祀宗庙！”

言罢，与夫人相对泣下，左右亦皆感动流泪。

文种早已探知越王将到，率领守国群臣，城中百姓，拜迎于浙水之上，欢声动地。

勾践命范蠡卜择吉日到国，范蠡屈指言道：“王欲择日，明日最吉。宜疾趋以应此吉期。”

勾践闻言，策马飞行，群臣追随拥护，星夜还都，告庙临朝已毕，心念会稽被困之耻，欲立城其地，迁都居之，以自警惕，专委其事于范蠡。

范蠡奉命之后，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规造新城，包围会稽山在内，又在西北卧龙山上建筑飞翼楼，以象天门；东南伏漏石窠，以象地户。外郭周围单单缺了西北一面，扬言臣服吴国，不敢壅塞贡献之道，实则暗图进取之便。

建筑垂成，城中忽然涌出一座山来，周围数里，其形如龟，生成得草木茂盛，形势雄伟。有人认得是琅琊东武山，不知何故一夕飞至。

范蠡密奏道：“臣之筑城，上应天象，故天降昆仑，以启越之霸图。”

勾践大喜，名其山曰：“怪山”，又叫做“飞来山”。后以其形似龟，故世俗称为龟山。更在山顶建立灵台，台高三层，以望灵物。

整理齐备，勾践遂从诸暨迁移过来，对范蠡说道：“孤实不德，以至失国亡家，身为奴隶。苟非相国及诸大夫赞助，安有今日。”

范蠡道：“此乃大王之福，非臣等之功。但愿大王时时不忘石室之苦，则越国可兴，吴仇方才可报。”勾践道：“孤当谨受相国之教。”

于是以文种治国政，范蠡治军旅，尊贤礼士，敬老恤贫，百姓大悦。

勾践自尝粪以后，常串口臭，范蠡知城北有山，出一种蔬菜，其名叫做“藪菜”，食后口中微有气息。遂命人采取，举朝皆食藪菜，以乱其气。后人因名这座山为藪山。

勾践急欲报仇，惟恐自逸，遂劳身焦思，夜以继日，目倦欲合，则攻之以蓼；足寒欲缩，则渍之以水。冬常抱冰，夏还握火；累薪为卧具，寝处不用床褥。又悬胆于坐卧之处，起居之时，必取尝其味，借以自励。每每中夜潜泣，泣罢复啸。“会稽”两字，时时念诵，不离于口。

因值丧败之后，生齿亏减，命国中壮丁勿娶老妻，老人不娶少妇。女子十七不嫁，男子二十不娶，罪其父母；孕妇将产，申报官府，使医生加意看护，生男赏赐壶酒一犬，生女赏赐壶酒一豚，生子三人，官养其二；生子二人，官养其一。民有死亡，亲往哭吊。每逢出游，常载饭菜于后车，遇见童子，即以赐之，问明姓名居处，遇农忙之时，亲自乘来，夫人自织，与人民共劳同苦，七年不收租税，食不加肉，衣不重彩，独有问候之使，每月必至吴国。又命妇女，入山采葛，造成黄丝细布，欲献吴王。

尚未及进，吴王因勾践恭顺已极，命人加封越国东至句甬，西至携李，南至姑蔑，北至平原。纵横八百余里，完全皆归越国。

勾践即治葛十万疋，甘蜜百坛，狐皮五双，晋竹十艘，以答封地之礼。

夫差大悦，赐越王羽毛这饰，相国伍子胥闻知此事，遂称疾不朝。夫差见越已臣服不二，遂深信伯（喜否）之言。

一日，问伯（喜否）道：“今日四境无事，寡人欲广宫室以自娱，何地相宜？”伯（喜否）奏道：“吴都之下，崇台胜境，莫若姑苏。但前王所筑，不可以称壮观。王何不将此台重行改建，使其高处，可以了望百里，宽广可容六千人，聚歌童舞女于其上，便可以极人间之乐矣。”

夫差深以伯（喜否）之言为然。遂悬重赏，购求大木，以备改造姑苏台之用。

吴王这里悬赏之榜，方才挂出，早有越国细作，打听了详细情由，飞奔回国，报知越王勾践。越王闻报，立刻召集群臣，计议事情。

未知勾践计议何事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十章 造姑苏台

话说越王勾践召集群臣，将吴王悬赏，购求大木，改建姑苏台之事，告知群臣。

早有文种出班奏道：“臣闻高鸟之飞，死于美食；深泉之鱼，死于芳饵。今大王志在报吴，必先投其所好，然后得制其命。”勾践道：“怎样见得

投其所好，便可以制其死命呢？”

文种答道：“臣破吴之术有七：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；二曰贵余菽粟，以虚其积聚；三曰遗之美女，以惑其心志；四曰馈之巧工良材，使作宫室，以罄其财；五曰去其谋臣以乱其谋；六曰间其谏臣，使自杀以弱其辅；七曰积财练兵，以乘其弊。”勾践道：“所言甚善。今日宜先用何术，愿大夫明以教孤。”文种道：“今吴王方欲改筑姑苏台，大王宜选名山神材献之，以投其所好。”

勾践立即下令，命木工三千人，入山伐木。哪知采伐经年，良材竟不可得。工人久羁于外，历受了许多风霜辛苦，人人思归，尽起怨恨之心。每逢入山采木，经过崎岖难行之处，都随口歌唱，以舒疲劳。久而久之，竟作成木客吟一首，日夜歌唱起来。三千余名工人，此唱彼和，声调凄楚，煞是可听，其叹词道：朝采木，暮采木，朝朝暮暮入山曲，穷岩绝壑徒往复。天不生兮地不育，木客何辜兮，受此劳酷。

每值深夜，宵清月白，峰巅山麓，长歌之声，悠悠扬扬，不胜怨苦。人闻其声，觉得凄绝。

忽有一夜，天生神木一双，大二十围，长五十寻，一在山之阳，一生山之阴。工人中有识得此木的，说在山之阳的，其名为梓，在山之阴的，其名为楠，都是千载难逢的神木良材，不意一夜之间竟生出两样宝物，真是奇事。

众工人听了此语，都惊得目瞪口呆，欢喜非常。一齐争先恐后，奔去报告越王。

勾践闻信之下，不觉大喜，以手加额道：“此天赐孤成功也。”群臣一齐拜贺道：“这是大王精诚格天，是以天生神木，助王报吴。”

勾践遂亲往祭奠，然后择定吉日，命工人采伐。又选巧匠百余人，加以琢削磨砢，用丹青绘画，雕成五采龙蛇交错之纹。

制造成功，使文种浮江至吴，献于吴王道：“东海贱臣勾践，赖大王之力，窃为小殿，偶得巨材，不敢自用，敢因下吏，献于左右。”

夫差见木料异常，不胜惊喜，相国伍子胥谏道：“昔桀起苑囿，纣起鹿台，穷竭民力，遂致灭亡。勾践意在害吴，故献此木，王以勿受为宜。”

夫差道：“勾践得此良材，不敢自私，进献寡人，是其好意，若行拒绝，未免不近人情。况寡人欲改筑姑苏台，正忧缺乏良材，今勾践来献此木，正可应用，奈何逆之。”遂不听谏阻，即将所献之木，改建姑苏台。三年聚材，五年方成。高三百丈，广八十四丈，登台眺览，可以望彻二百里。

旧时，有九曲径，婉转达于山巅。至是益加推广，百姓昼夜做工，劳疲而死的不可胜数。后人诗咏夫差建筑姑苏台道：千仞高台面太湖，朝钟暮鼓宴

姑苏。

威行海外三千里，霸占江南第一都。

越王勾践知道夫差疲民逞欲，已将姑苏台改建成功，便对文种说道：“大夫所言馈之巧工良材，使作宫室，以罄其财，此术已行。今崇台之上，必选妙舞清歌，妖姬美女以充之，恐非国色天香，倾城倾国之貌，不足以移其心志，尚望大夫为寡人谋之。”文种答道：“兴亡之数，定于上天。既生神木，何患无美女。大王便精心挑选，自有绝色之姝，可以贡献吴宫，迷惑吴王。”

勾践便欲下令国中，挨户搜求，选取绝色美女，进献吴国。

文种忙阻止道：“不可。大王若下令搜求，恐动摇人心，使百姓怀疑，不得安居，是未损吴国，先行自扰矣。况当破亡之余，虽然休养生聚，已有数载，元气未能恢复，安可下令搜求美色，惊动闾阎，使人民不能安心呢？”

勾践闻言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大夫之言是也。但下令搜求，既恐惊动百姓，使之不安，若不去搜求，又安能有美貌女子，可以进献于吴王呢，这不是一件难事么？”

于是君臣相向，踌躇良久，竟是无策可施。忽然班中闪出一人道：“大王不必忧虑，臣有一策，既可不扰民间，又可获得美女，进献吴王。”

此人未知是谁，竟有这样妙策，赞助越王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一章 苕萝访共

话说越王勾践，欲访求美女，进献吴王，又恐过事搜求，惊扰闾阎。正在无计可施，忽有一人，出班奏道：“臣有一策，可以不扰民而得美女。”

越王视之，乃相国范蠡也。急问道：“相国有何妙策，可以不事搜求，而得美女？”

范蠡道：“臣愿得大王之近侍百余名，使善于观相的人，夹杂其中，遍游国内，如遇年轻女子，颜色美丽，娇艳动人者，即记其姓名住址，进献大王，听凭挑选，如此行去，不过数月，便可将国中女子的姓名住址，采访完全，而民间又不受搜求之扰，岂非极妙之事么。”

勾践大喜，径从其计，命内侍百余人，相随范蠡前去私访，一切事情均听相国调度，不许违误。

范蠡领了王命，谢恩退出，在国中访了半年。果然访得许多美貌女子，皆是妖艳动人，可以悦目的。范蠡心中，尚觉不甚满意，必欲得个绝色女子，方才遂愿。

这日来到诸暨地方，也不去惊动官员，带领随从人等，在馆驿息下，心中想道：“诸暨乃是我国旧都，闾阎殷富，人物整齐，该有绝色女子。今日到此

，须要用心访察 。”

自此日起，住在诸暨，明查暗访。哪知访了数日，只见些寻常女子，莫说倾国之容，绝世之姿，连娇艳的妇女，也不多 见。

范蠡不胜忧闷道：“城中既无美色，乡村之间，未知如何？

待我前往郊外，游玩一番。或有所遇，亦未可知 。”

主意已定，也不带随从，独自一人，步出诸暨城来，信步而行。 不觉行至一处地方，只见峰峦竞秀，万壑争流，云水周遭，溪山罨画。范蠡致身其间，如入仙乡。不禁心旷神怡道：“如此山清水秀，名区胜境，若无绝世佳人，必有倾国丽姝，吾若不仔细查访，空负此行矣 。”

一面寻思，一面观看风景。忽见一道清溪，细流曲折，从山脚下面回绕而来。沿溪望去，桃李成林，松柏苍翠，郁郁葱葱之中，似觉柴门隐约，竹篱依稀。

范蠡喜道：“山之背面，却有村居，待我绕过山去，看玩一番 。”

遂即循着山麓，沿溪前进。行约数百步，一阵香风扑面吹来，范蠡闻了这股香气，大为惊异道：“此气似兰非兰，其中带有脂粉之香，芳泽之味，决非花香 。”

正在猜疑，忽闻水声咕咯，似有人在溪旁洗涤物件。范蠡急急看见，方知是一女子，在溪边浣纱，这阵香气，正是起在那里，被微风飘荡过来的。

范蠡远远望去，觉得这女子丰神绰约，身材窈窕，却看不清究竟美丑如何。便抢步上前，留神细看。

这一看之下，竟使范蠡心口俱呆，暗中惊异道：“不想尘世之间，居然有此丽姝，说什么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呢？恐怕娥皇、女英，也不能专美于前了。待我问她一声，休得错过机会 。”

遂迎面一揖道：“敢问小娘子，居住何方，姓甚名谁？此 处是甚地名？”

那女子见范蠡问他，停睛看了一眼，绝无羞涩之态，将手中所浣之纱，徐徐放下，把身上这领布衫整了一整，回过身来，答了一礼道：“此处是诸暨县境，属越国所管。这山叫做苧萝山，因此，村名就叫做苧萝村。妾姓施，名叫夷光，祖居在苧萝山下，西村里面。西村所居的人家，都是施姓，因此又唤做西施。只因居处荒僻，家境清贫，常在这若耶溪边浣纱度日。

未知客官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，因甚来此荒僻乡村？呼唤妾身有何事故？愿请明教 。”

范蠡道：“不敢相瞒，下官乃越国之相国范蠡是也 。”

西施听罢，失惊道：“原来是相国驾到，贱妾不知，失于回避，望乞恕罪

。但久闻相国忠心事主，曾随越王，不惮辛苦，远适吴国。王之生命，越之社稷，皆赖相国之力，危而复安，倾而复存。如今王虽归国，大仇未报，强敌犹存，相国正宜在朝辅佐越王，重兴越国，方是正理，因何来到诸暨，游山玩水，空负时兴呢？难道越国已宁，仇人授首，相国大愿已偿，责任已卸，可以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么？贱妾身居山村，性复愚昧，心有所疑，敢请相国明示，以释疑怀。”

西施诘问了这番言语，低头拈带，立在溪边，等候回答。

未知范蠡有何言语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二章 溪边订约

话说范蠡听了西施一番说话，知他言语之中，含着责备之意，不觉暗吃一惊道：“小小女子，生长乡村之间，听他所言，竟有绝大见识，并且抱着忠义之心。若得此女进往吴国，不但容貌美丽，足以倾动夫差；便是这般见识，和他那伶牙俐齿，能言善道，也足以添越国一臂之助。不知她可肯舍身报国，往吴一行否？待我将言语打动她，看她如何。”

想毕，启齿言道：“下官此番来到诸暨，并非闲游，正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来。”

西施道：“相国既为国家大事，理应在官衙之中，办理要政，因甚来这荒僻乡村，且又独自一人，并无驺从，究因何故？”

范蠡道：“越王欲报会稽败衄之耻，石室见囚之辱，卧薪尝胆，苦身焦思，已有十载。欲思实行报仇，无奈吴国正在强盛，谋臣伍子胥尚未除去，强兵猛将完全俱在，区区越国，欲与相抗，万难得志。因思商之兴也，伊挚在夏；周之兴也，吕尚在殷。以小敌大，以弱御强，非有内间不能成功。故命下官四处访问奇才异能之士，出类超群之人，使往吴国，以行内间密计。下官奉命之后，奔走国中，涉历严壑，到处搜求，细心延访，已阅半载。十余日前方至诸暨，故尔到此闲游，以消胸中积郁，并访贤能之人。”

西施道：“原来相国为国求贤，不惮风尘劳顿，车马驱驰，如此勤劳，可敬！可佩！但不知相国在这半年之中，曾物识得几多佳士，荐拔了多少贤才？”

范蠡道：“这半年中，虽也得遇几位贤人，只是可以担任内间重寄的，尚在延访，未知何日始能相逢。”

西施道：“吾越受吴之辱，人人切齿，妾虽女子，亦思报复况在须眉男子之中，岂无一二豪杰之士，为国忘身，担任重寄么？妾身看来，非无其人，还是相国延访未周所致。”

范蠡道：“下官今日遇见小娘子，意欲将这副千斤重担，加在小娘子身上

。倘念国恩，慨然担任，便是越国之幸了 。”

西施愕然道：“相国之言，意何所属？贱妾蓬门弱质，安能担当重任？相国何得以语言相戏？”

范蠡道：“实告小娘子，下官奉越王之命，并非访求贤士，乃是访求绝色美女的 。”

西施闻言，容颜改变，正色说道：“相国之言差矣！越王方脱羈囚，得返故国，正宜励精图治，力求振作，以为报仇雪恨之计；今使相国访求美色，难道欲图娱乐，竟不以国计民生为意么？越王果有此心，相国正应强颜谏诤，竭力阻止。如何反尊奉命令，为之到处延访呢？贱妾初时，以为相国乃越之忠臣，据此事看来，相国实谄佞之臣也，妾误矣！兴谄佞之臣，哓哓何为？”

说罢，拂然欲行，连溪边所浣之纱，也弃置不顾了。

范蠡慌忙阻止道：“小娘子，休要发怒。越王命下官访求美色，并非自己娱乐，乃是献往吴国，行内间密计的，小娘子莫要错怪越王 。”

西施闻言，重又止步道：“相国休得当面欺人，内间重任，非英雄豪杰之士，不能受此重寄，要那美貌女子何用？”

范蠡道：“只因吴国气焰正盛，兵精粮足，谋士忠臣，布满朝廷，虽有智谋之士往作内间，一时也难得利，必定迁延下去，未知何年何月方可有成。越王报仇心急，欲于十年之内，将吴国平为池沼。一向并无机会，今知吴王已将姑苏台，改造成功，大广宫室，以图欢娱。欲乘此时机，选择美女，献于吴王，使之荒淫酒色。徒他民穷财尽，越国始可乘机取事。但所献的美人之中，必须有一二出色丽妹，博得吴王的宠爱，才能使他迷惑心志，无恶不作。然后再进谗言，杀其忠臣；引他淫乱，耗损积聚；导他用兵，结怨邻国；诱他巡幸，虚其都城。

吾越乃可出其不意，乘虚而入，以报大仇。如今美女虽已选了许多，只少个忠肝义胆，相貌无双的美人，承担这千斤重任。

下官方才所言，便是为此。未知小娘子可肯舍身报国么？”

西施不俟言毕，即慨然作色道：“妾虽女子，颇知大义，自闻吾国为吴所败，越王且远适异国，为人臣妾，便已忿恨无穷。今既用妾报仇，敢不勉力自效。相国如果尚须美女，妾有闺中密友名曰郑旦，与妾容貌相仿，亦可同去，以收指臂之助。”

范蠡大喜，拱手致谢道：“蒙小娘子慨然允诺，且荐举闺友，为国效力，非特下官感激不已，想吾越国，上自越王，下至百姓，亦莫不感激小娘子了。即此一言为定，明日当备车马前来迎接 。”

西施一口应承，绝不推辞。范蠡遂与西施作别，径回诸暨城内。西施亦收

起所浣之纱，回归家中。

未知范蠡果来迎接西施否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三章 欢迎双美

话说范蠡在苎萝山下，若耶溪旁，遇见西施，约定翌日，备了车马，前去迎接。至次日清晨，果然备了两乘香车，去把西施、郑旦两位美人迎来。

那郑旦也在苎萝西村居住，与西施本是比较至好，两人临江而居，每日相与浣纱于若耶溪头，红颜花貌，交相映发，不啻并蒂芙蓉。

如今这一对绝色美人，尽为范蠡取来，回到会稽，将访求的女子约计二千余人，一齐开明年貌姓名，呈于勾践。

勾践命人重行复视，取了三十余人，再亲自过目，择其中尤美的二人，正是西施、郑旦。画成图形，命范蠡各以百金付其家族，作为聘礼，其余美人凡选中的，亦赐聘金。那些不中选的一发还家族。

便将西施、郑旦装饰起来，服以罗縠之衣，乘以重帟之车，使之居于别馆。

二美人送往别馆之是，国中百姓仰慕美人之名，争欲识认，都来观看，道路为之壅塞，车毂不能前行。范蠡传令道：“美人到了别馆，尔等如欲观看，只须人纳金钱一枚，此时且休拥挤。”众人一闻此言，早已让开一条道路，车辆方得前进。到了馆中果然设柜收钱，顷刻之间，金钱盈柜，乃使二美人，登朱楼凭栏而立，任人观览。那些百姓，自下望之，飘飘然，如步虚仙子一般。众口交赞，声震天地。

二人居别馆三日，所得金钱无算，悉付府库，以充国用。

三日之后，勾践亲送美人于土城，使老教师，教之歌舞，学习容步。练习三年之久，方得技态尽善。

于是饰以珠幌，坐以宝车，所过街衢，香风溢于远近。又以美婢旋波、移光等六人为侍女，使相国范蠡，前往进献。

范蠡渡江至吴，适值吴王夫差，亲征齐国，大获全胜，班师回来。范蠡入见，再拜稽首言道：“东海贱臣勾践，感大王之恩，不能亲率妻妾，服侍左右，遍搜境内，得善歌舞二人，使陪臣纳于王宫，以供洒扫之役。”

夫差望见，以为神仙下降，魂魄俱醉。其时相国伍子胥在侧，进谏道：“臣闻五音令人耳聋，五色令人目眩，故桀以妹喜灭，纣以妲己亡；幽王以褒姒死，献公以骊姬败。自古丧身亡国，未有不由美女者。今越王进此美女，是欲大王沉湎怠政，自取败亡。王请勿受此亡国之物。”

夫差道：“好色之心，人所皆同。勾践得此美人不敢自用，进于寡人，即是尽忠于吴国之证，相国如何疑其另怀他意？况桀、纣、幽王，皆亡国之主

，岂可将寡人比他？相国身为人臣，宜如何爱戴其主，竟在朝廷之上，面辱寡人，人臣之礼，岂应如是？孤偏要受了这两个美人，命尔看孤，可至亡国。”子胥听了此言，知道夫差，心志迷惑，谏亦无用，不禁长叹一声而退。夫差遂受了两个美人。命伯（喜否）款待范蠡，明日送之回国。便退到宫中去享温柔之福了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章 筑消夏湾

话说吴王夫差，受了越国贡献，那西施、郑旦，两个美女，皆是绝色，夫差并宠爱之。而西施尤为妖艳善媚，是以独夺歌舞之席，居姑苏之台，擅专房之宠，出入仪制，拟于后妃。

郑旦居于后宫，因西施独得吴王宠爱，心甚妒之，郁郁不乐，未及经年，一病而死。夫差不胜悲痛，葬之于黄茅山，立祠祀之。

从此吴王更加宠爱西施，惟恐其娇艳如花，不禁风露，亦如郑旦之轻年夭折。遂命王孙雄，特建馆娃宫于灵岩之山，铜沟玉槛，饰以珠玉，镶以七宝，为美人游息之所。

而西施犹不能称心，时称有病，其病时常言心痛，每一痛时，必捧心蹙额，蹙眉而啼，愈形娇媚。

夫差见其如此，觉得带露娇花，溅水芙蓉，亦无此艳丽。

所以西施心痛一次，夫差的宠爱愈深一层。

邻院妃嫔，见西施心痛蹙额，吴王更加怜爱，以为王爱心痛蹙额之容，遂效其所为，人人皆作心痛之状。每逢吴王车驾返宫，一齐蹙眉蹙额，以冀宠幸。

哪知吴王见了他们这种形态，反觉丑陋，含笑说道：“西施心痛，蹙眉蹙额，自有一种令人可怜之态，汝等效蹙，不能得其万一，孤视之，愈觉不堪，直所谓西施捧心，东施效之，益形其丑也。”众嫔妃闻言，人人自愧，默默而退。后人因称学人所为者，谓之东施效蹙。

西施既已宠擅吴宫。专导吴王趋于荒淫奢侈。吴王因其爱食鲜鱼，御厨所进，西施嫌其鱼不鲜，恒不举箸，乃命筑养鱼城，城通太湖，使其水时来时去，以养鲜鱼。

西施又喜食鸭，其鸭必喂以香料拌米，并入脂油，养至硕大无朋，方始适口。吴王乃为之筑鸭城以畜鸭。

西施好食嫩鸡，其鸡必择肥嫩洁白者用之。吴王因造鸡陂，畜鸡以供西施之用。

西施爱饮女贞酒，其酒出于浙之绍兴，吴王命越国每年贡献，以备西施之

用。不料贡献之酒，远道而来，更在江中经过风浪颠簸，至吴之时，启坛视之，皆已混浊，不堪为美人饮料。

吴王又筑酒城，仿女贞酒之制法，酿酒以供西施之用。

尝值暑天，西施畏热，汗流遍体。吴王恐其中暑，致生疾病，而又无法可以生凉，遍询群臣，皆鲜良策。吴王无可如何，出榜国中道：“有以避暑之法进者，赏赐千金。”

王孙雄乃献计道：“臣闻西洞庭之南湾，长可十余里，三面皆山，独南面如门阙。苟于其间，建筑宫殿，暑天居之，甚为相宜。”

吴王大喜道：“卿策甚善，可速为孤建筑宫殿，以便消夏。”

伯（喜否）从旁言道：“西洞庭之南湾，虽然宜于暑日，但此时已及盛夏，若欲建筑宫殿，岂一时所能成就。王孙雄所言，恐不可用。”

王孙雄忙道：“大王不必疑心，自道：‘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’大王如果赐臣便宜行事，不吝帑藏，自能于十日之中，筑成宫殿，使大王于盛暑之时，可在西洞庭之南湾，度此炎夏也。”夫差喜道：“大夫果有此才，寡人何惜金银？库中之财，悉凭大夫支取可也。”

王孙雄得了此谕，谢恩退出。急急督促工程，起夫役十万人，赴西洞庭建造宫殿。又复不足，遂启奏吴王，发全国丁壮，尽赴工役。材料不足，则折取现成房屋以充之。始则嫌民居仄狭，材料不堪应用，仅拆寺院以充之。继则拆民间富室之高堂大厦，终则并湫溢之居，亦拆取无遗。

百姓既已从事工作，又无居处。王孙雄尚嗔其做工迟延。

叱骂鞭笞，无所不至。弄得国中百姓，叫苦连天，顿足怨恨，耕种悉废，机杼无闻，死亡流离，不堪寓目。

果然到了限期，王孙雄已将宫殿造成，报告夫差。

夫差大喜，深赞王孙雄善于办事，赏赉有加。遂与西施同乘龙舟，来至西洞庭新筑宫殿之中避暑。

只见宫殿嵯巍，层楼嵯峨，真是画栋云飞，珠帘卷雨，富丽非凡。

夫差命置筵殿中，以庆落成。自与西施，相对而坐，两旁排列女乐，更番迭奏。觉得习习风生，暑气全消，竟与秋日无异。夫差大笑道：“不意天生此湾，命孤与美人，得以消夏，可赐名此地为消夏湾。”

西施亦十分得意，嫣然一笑，百媚横生，愈令夫差，心神俱醉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五章 贷粟练兵

话说夫差自与西施在消夏湾，避暑取乐，流连忘返。只有太宰伯（喜否）、大夫王孙雄随侍左右，相国伍子胥，亦不得见。

越王勾践，闻吴王宠幸西施，日事游乐，复与文种商之。

文种奏道：“臣闻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今岁年谷欠收，粟米将贵，君可请贷于吴，以救民饥。天若弃吴，必许我贷。”

勾践即使文种，以重币贿赂伯（喜否），引见吴王。

此时暑气久退，吴王已与西施由消夏湾回至姑苏。遂于姑苏台上，召见文种。

文种再拜稽首道：“越国洼下，水旱不调，年谷不登，人民饥困。愿从大王乞太仓之粟万石，以救目前之急。明岁谷熟，即当奉偿。”

夫差道：“越王臣服于吴，越民之饥，即吴民之饥也，怨吾何爱谷，不以救之。”

时伍子胥闻越使至，亦随至姑苏台，得见吴王。闻许其请谷，重又谏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今日之势，非吴有越，即越有吴。吾观越王之遣使，非真饥也，其意在空吴之粟。与之不加亲，不与未必仇，王不如辞之。”

夫差道：“勾践囚于吾国，却行马前，诸侯莫不闻知。今吾复其社稷，恩若再生，贡献不绝，岂有背叛之理？”子胥道：“吾闻越王，早朝晏罢，恤民养士，志在报吴。

大王又输粟以助之，臣恐麋鹿将游于姑苏之台矣。”

夫差道：“勾践业已称臣，安有臣而伐君者。”

子胥道：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不是以臣伐君么？”

伯（喜否）从旁叱之道：“相国出言太甚。吾王岂桀纣之比？”遂启奏道：“臣闻葵邱之盟，遏余有禁，为恤邻也。况越为吾贡献之国，明岁谷熟，责其如数相偿。无损于吴，有德于越，何惮而不为也。”

夫差遂与越粟万石，对文种言道：“寡人逆群臣之议，而输粟于越，年丰必偿，不可失信。”

文种再拜稽首道：“大王哀越而救其饥馁，敢不如约。”

文种领谷归越。

越王大喜，群臣皆呼万岁。勾践即以颁赐国中之贫民，百姓无不颂德。

次年，越国大熟，越王对文种道：“寡人不偿吴粟，则失信；若偿吴粟，则又损越而利吴，如何而可？”

文种道：“宜择精粟，蒸而与之。吴王苟爱吾粟，用以布种，吾计售矣。”

越王用文种之计，果以熟谷偿吴，如其半斛之数。

吴王叹道：“越王真信人也。”又见其谷粗大异常，对伯（喜否）说道：“越国土地肥沃，其种甚佳，可散与吾民植之。”

于是国中皆用越粟，虽种而不发生，吴民大饥。夫差还以谓土地不同之故，不知粟已蒸熟，却中文种毒计也。

越王闻知吴国饥困，便欲兴师伐吴。文种谏道：“时未至也，其忠臣尚在。”

越王又问于范蠡。范蠡答道：“不远矣，愿王益习战以待之。夫善战者，必有精卒，精卒必有兼人之技。大者剑戟，小者弓弩，非得明师教习，不得尽善。臣知南林有处女，精于剑戟；又有楚人陈音，精于弓矣。王其聘之。”

越王从其言。分遣二使，赍厚礼，聘请处女教导剑戟，陈音训练弓矢。

处女在越，教成三千剑戟之上，辞别越王，仍回南林。

陈音亦教习三千军士，均授以连弩之法，三矢接续发去，人不能防。历时三月，军士尽得其巧。陈音抱病而死，越王厚礼葬之，名其葬处曰：“陈音山。”

苏台歌舞方如沸，遑问邻邦事有无。

越王练兵习武，教训军士之举，传至吴国。伍子胥闻之，遂求见夫差，涕泣谏道：“大王信越之臣顺，今越用范蠡，训练士卒，剑戟弓矢之艺，无不精良，一旦乘间而入，吴国不能支矣。王如不信，何不使人察之。”

夫差果使人探听越国，探知处女教剑戟，陈音训弓矢，现已练成六千劲卒，技艺娴熟，号曰君子军之事，一一回报夫差。

夫差问伯（喜否）道：“越已臣服，今复治兵，意欲何为？”

“伯（喜否）答道：“越蒙大王赐他，非兵莫守，况治兵乃守国之常事，大王何必疑心呢。”

夫差听了伯豁之言。未知有何主张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六章 湖上采莲

话说夫差听了伯（喜否）之言，早把疑越之心，抛向九霄云外，仍与西施，以姑苏台为家。四时之间，随意出游，弦管相逐，不辨昏晓。

尝与西施在馆娃宫中，游宴栖息，因西施举动风流，行步之际衣袂飞扬，无异仙子。遂建筑一廊，空其地底，下面悉用大瓮铺平，覆以厚板，上面雕镂花纹，施以五采，命西施与旋波、移光，及诸宫人，联步其上，步履铮铮有声。夫差听之，以为快乐。因名其廊为“响屐廊。”今灵岩寺圆照塔前，有小斜廊，即其遗址。后人有响屐廊诗道：廊环空留响屐名，为因西女绕廊行。

可怜伍相终尸谏，谁记当时曳履声。

山上有玩花池，夫差每逢春日，与西施携手玩花于池旁。

又有玩月池，若逢秋宵，必偕西施并肩玩月，徘徊其边。

西施梳妆，不用镜奁，凿一深井，泉水清碧，使西施照水而妆。夫差立于其旁，亲为理发簪花，名其井曰“吴王井”。

西施最喜鸣琴，乃于灵岩山巅，筑琴台以弹琴之所。弹琴之时，必焚妙香。夫差因他人所采之香，不合美人之用，特命人种香于香山，使西施与宫人，泛舟于山南泾中，亲往采之。赐泾名为采香泾。

夫差任情取乐，觉得事事如意，百般快心。尝言“孤得西施，如鱼得水，此生愿终老温柔乡矣。”

谁知快乐日久，觉得迫欢之事，皆已陈旧，甚是可厌，欲思另觅一件快乐，以旷心怀。遂与西施计议道：“今值夏日，湖上莲花盛开，孤与美人，何不前往一游呢。”

西施道：“大王有此佳兴，贱妾敢不奉陪。但莲为花中君子，品甚清贵前往游玩，不过片时欢乐。妾意不如备下龙舟，率领宫人前去采莲，视其所采之花，孰多孰少，以定优劣。”

夫差大喜道：“美人之言有理。”急命备齐龙舟，往湖上采莲。当下数十号龙舟，一齐发动，荡桨摇舳，撑篙打碇，悉用美女。舟上无数宫人，都是花裙绣袄，所用帐篷，尽是锦绣，照耀日光之中，五色绚烂。

各号龙舟，衔尾而行，笙箫迭奏，歌声悠扬，自城南直至湖上。但见一片锦帆，接连不断，使人目眩神迷，居人以其锦帆十分美丽，遂称所过之地曰“锦帆泾”。

舟至湖上，夫差吩咐宫人：“各荡小舟，往荷花深处，采取莲花。”自与西施高坐舟上，酌酒观看。

一声命下，那些宫人每人驾了小舟，纷纷而去。但见翠袖飘扬，画桨轻摇，湖之四面，歌声齐起。

夫差看了不胜快乐，遂命取大杯来：“寡人今日对此佳景，目睹丽妹，应与美人痛饮一番，尽醉方休。”

西施闻言，轻笼翠袖，高举瑶觞，进献一樽道：“大王请尽此一樽，妾有采莲歌一首，当为大王歌之。”因轻转娇喉，唱歌道：秋江岸边莲子多，采莲女儿掉船歌。

花房莲实齐戢戢，争前竞折歌绿波。

恨逢长径不得藕，断处丝多刺伤手。

何时寻伴归去来？水远山长莫回首。

夫差称赞道：“妙哉！非美人锦心，不能作此歌；非此歌，亦不配美人绣口歌之也。寡人当连举数觞，以赏美人之歌。”

夫差饮酒未毕，各舟宫人，都已采莲归来，竞上龙舟，竞献所得。

有的献西番莲；有的献观音莲；有的献倒垂莲；有的献五色莲。异种奇花，纷纷不一。夫差一一赏玩，十分称赞。

惟有旋波、移光二人，各献一枝并头莲，“愿大王与娘娘，如此花一般，特行奉上，以表祝颂之心。”

夫差大喜道：“二美人竟有如此慧心，真是难得。”因对西施道：“今日所采之莲，要推二人为第一了，孤与美人，当各受一枝，不可辜负二人一片美意。”收了莲花，命转船回宫。

霎时之间，众船齐转，一片棹歌之声，前后应答，笙箫管弦，同时并作。

沿路百姓，听了歌声，一齐蹙额道：“民穷财尽，连岁荒歉，大王奈何犹如不知悟也？”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十七章 杀胥争盟

话说夫差采莲归来，静极思动，意欲逞兵中原，以张国威，闻知齐鲁不和，遂征九郡之兵，大举伐齐。预遣人筑别馆于句曲，遍植楸梧，号曰“梧宫”，命西施移居避暑。俟胜齐回来，在此消夏。

相国伍子胥谏道：“越在，我心腹之病也。齐国不过癣疥之疾。今大王兴十万之师，行粮千里，以争癣疥之患，而忘大毒之在腹心，臣恐齐未必胜，而越至矣。”

夫差大怒道：“孤发兵有期，老贼故出不祥之语，阻挠大计，待孤胜齐之后，必斩此贼。”

遂兴兵伐齐，大胜齐师。齐简公遣使，大贡金币，谢罪请和。夫差奏凯而归。回至句曲新宫，西施迎接拜见。

夫差道：“孤使美人居此，正欲相见较速，可以畅叙离怀也。”西施拜谢称贺，相偕登台饮酒，不胜欢乐。在梧宫住了三日，回至都中，百官皆贺，子胥独无一语。

夫差大怒，责之道：“老贼谏孤不当伐齐，今得胜而回，老贼宁不羞死。”

子胥怒道：“天之将亡人国，先降其小喜，而后授之以大忧。胜齐不过小喜，臣恐大忧之即至也。”言毕，即趋而出。

夫差大怒道：“老贼多诈，为吴妖孽，若不诛之，何以服众？”使人赐以屠戮之剑，命其自尽。

子胥接剑叹道：“吾破楚败越，威加诸侯，有功无过。今既不听吾言，反赐吾死，吾今日死，明日越兵至，掘汝社稷矣。”

乃对家人道：“吾死之后，可抉吾目，悬于东门，以观越兵之入吴。”

”言罢，自刎而死。

使者取剑还报，并述子胥死时所言。夫差愈怒，命取其尸，盛以鸱夷之器，投于江中，断其头，置于盘门之上，道：“使日月炙汝肉，鱼鳖食汝肉，骨变形销，复何所见？”

夫差既杀子胥，遂进伯（喜否）为相国，愈益骄恣。使太子友守国，亲率国中劲兵，由邗沟北上，与晋国争盟主之位。

越王勾践，闻子胥已死，夫差率兵出境，遂与范蠡计议，发习流二千人，俊士四万，君子军六千人，从海道通江以袭吴。

前队既及吴郊，王孙弥庸出战，大败而逃。

次日，勾践大军齐到，太子友出兵迎敌，勾践亲自督军。

阵方合，范蠡挥两翼俱进，势如风雨。吴兵大败，太子友陷于阵中，冲容不出，恐被执受辱，自刎而亡。越兵直抵城下，王子地坚守城池，使人往吴王处告急。

此时吴王夫差正在黄池，与晋国争载书名次之先后，相持不下。忽报越兵入吴，杀太子，焚姑苏台，现已围困城池，势甚危急。夫差大惊。

伯豁进言道：“大王勿示惊慌之状，使齐晋知之，我其危矣。王于明日，可鸣鼓挑战，以慑晋人之气，必求主盟，方保无虞。”

夫差听从其计，命兵卒建五方之旗，结为方阵，进逼晋军。

夫差亲督三军，阵中万鼓皆鸣，声动天地。

晋人大惊，不敢再争，遂让夫差先敌，晋侯次之，鲁、卫亦以次受敌。会毕，夫差率师回国，于途中连得告急之报。军士知家国袭，吓得心胆俱碎，又且远行疲劳，皆无斗志。夫差犹率军与越相持。连次大败。

夫差惊惧，使伯（喜否）至越军，稽首请成，求赦吴罪，其犒军之礼，一如越之昔日。

越王心中不忍，意欲许之。范蠡急阻之道：“大王早朝宴罢，谋之至二十年，奈何垂成而弃之。”

遂不允行成。吴使往返七次，范蠡、文种，坚执不应，率兵攻击吴都。吴兵不能复战，范蠡欲毁胥门而入。

其夜，暴风忽起，急雨如注，遥见吴南城上伍子胥之头，巨若车轮，目如电光，须髯四张，光耀十里。越军将士无不惊惧，暂止其兵，不敢毁城。

范蠡无策可施，坐而假寐。忽见子胥，白马素车而至，对范蠡言道：“吾前知越兵必至，故欲悬吾目于东门，以观越之入吴。不意吴王置吾头于南门，吾忠心未绝，不忍汝从吾头下入城，故为风雨以止之。但越之有吴，天意也，吾不能逆天。”

汝改从东门入，吾当相助。”言讫而灭。

次日，范蠡、文种相见，二人所梦皆同。遂使士卒开渠，自南而东，将及蛇匠二门之间，忽太湖水发，汹涌而来，波涛冲激，竟将吴城开一大穴，越兵长驱而入。

未知夫差性命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八章 破吴投江

话说越兵乘着怒涛，直入吴城。夫差闻知越兵入城，伯（喜否）已降，遂与王孙骆及其三子，奔于阳山。昼驰夜奔，腹馁口饥，目视昏眩，左右采得生稻，剥之以进。吴王嚼之，伏地掬饮沟中之水，避入深谷之中。

越以千人追至，围之数重，夫差作书，系于矢上，射入越军。

范蠡、文种拾而视之，书上写道：“狡兔死而良犬烹，敌国如灭，谋臣必亡。大夫何不存吴，一线自为余地？”

文种亦作书答之道：“吴有大过者六：戮忠臣伍子胥，大过一也；以直言杀公孙圣，大过二也；太宰谗佞而信用之，大过三也；齐、晋无罪而数伐之，大过四也；吴越同壤而侵伐，大过五也；越亲戕吴之前王，不知报仇，而纵敌貽害，大过六也。有此六大过，欲免于亡，得乎？昔天以越赐吴，吴不肯受，今天以吴赐越，越其敢违天之命！”

夫差得书，垂泪言道：“寡人不诛勾践，忘先王之仇，为不孝之子，此天之所以弃吴也。”遂拔剑自叹道：“吾杀忠臣伍子胥，今自杀晚矣！”谓左右道：“吾死而有知，何面目见子胥于地下，必重罗三幅，以掩吾面。”言罢，自刎而死。王孙雄解衣覆吴王之体，即以组自缢于旁。

勾践命以侯礼葬之，使军士负土一簣。顷刻遂成大冢。流其三子于龙尾山。后人名其地为吴山里，有诗吊之道：荒台独上故城西，辇路凄凉草木悲。

废墓已无金虎卧，坏墙时有夜乌啼。

采香径断来麋鹿，响屧廊空变黍离。

欲吊伍员何处所，淡烟斜月不堪题。

夫差既死，越王入据姑苏，百官称贺。伯（喜否）亦在其列，自恃昔日周旋之恩，面有德色。

勾践对伯（喜否）言道：“子为吴之太宰，寡人不敢相屈，吴王在阳山，何不从之？”

伯（喜否）怀惭而退。勾践命力士执而杀之，并灭其家，对人言道：“吾所以报子胥之忠也。”

越王焚姑苏台之时，范蠡知西施在彼，使人迎之，匿于民家，且宽慰之道：“美人入吴，受吾所托，今吴既灭，吾亦将力辞爵禄，隐居五湖，以遂其志

，当与美人共乘一舸，遁入烟水深处，以乐余年。此时以军务倥偬，未遑亲自奉迎，美人切勿怨望。”

西施闻言，衿衽答道：“妾之入吴，本为欲雪国耻。不料吴王宠爱无比，恩谊备至。妾俗报吴王之恩，则生为越人，国仇不可不报；若亡吴国，则吴王爱妾之律，付诸东流。早已私立誓言，吴国亡后，越仇既报，便当一死，以报吴王宠幸之恩于地下。今吴国净亡，妾犹覬颜生存，不即就死地者，以吴王未返，并望相国念其年已衰迈，贷其一死，使妾与吴王再晤一面，谢其宠爱之德，表明妾之罪状，然后就死。相国勿以西施为女子，遂谓其不明大义也。”

使者回报范蠡，范蠡深服其言，惟恐其死，故夫差被逼而亡，遍嘱诸人，不使西施得知至是。暗备扁舟一叶，托吴王因国已残破，亡命五湖之中，使人迎之。

西施信以为真，登舟而去。既至越国，认得此地乃是会稽，不觉大惊，诘问吴王所在。从人不能隐瞒，尽举前后之事以告。

西施大哭道：“妾舍身入吴，所以报国仇，雪国耻也。今国仇虽报，国耻虽雪，而身受吴王厚恩，一毫未报，何以对吴王乎？况从一而终，女子之义。虽蒙相国爱妾，妾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！当追随吴王于地下，以酬其生前之恩情。使后世知妾之亡吴，乃报国家之耻辱，并非忘恩负义也。”

言讫，举袂蒙面，投江而死。后人救之已不可及，返至姑苏，报于范蠡。范蠡深为惋惜，启知越王。

越王闻奏，叹道：“亡吴之功，西施第一，今功成事就，竟决然随鸱夷而去，真可谓有志矣。”

其意盖谓伍子胥在鸱夷之器，盛尸而投江中，今西施亦自投江，故言随鸱夷而去也。后人不知此意，以范蠡使人迎西施于姑苏台，有隐居五湖，与美人共乘一舸，遁入烟水深处之语。

且因范蠡辞越而去，改名为鸱夷子皮，遂有吴灭之后，范蠡以一舸载西施共泛五湖之言，可谓冤矣。

闲言休絮。且说范蠡以西施之死启奏，原欲越王念其亡吴之功，加以表彰，谁知越王不过赞叹一声，并无后言。范蠡默喻其意，无言而退。

过了数日，越王命驾，回至会稽，令人建筑贺台，以盖昔日被羁之耻。置酒台上，与群臣为乐，命乐工作破吴之曲，被之管弦。群臣大悦而笑，惟越王而无喜色。

范蠡私自叹道：“西施死而不加褒，吴虽灭而面无喜色，越王不欲功归臣下，其端已见矣。”

次日，辞越王道：“臣闻主辱臣死，昔大王辱于会稽，臣所以不死者，欲隐忍以成功也。今吴国已灭，大王倘免臣会稽之诛，愿乞骸骨，老于江湖。”越王道：“寡人赖于以有今日，奈何弃寡人而去？留则与子共国，去则妻子为戮。”

范蠡道：“臣则宜死，妻子何罪？死生惟大王命之，臣不顾矣。”夜乘扁舟而去，临行之前，预以一函投文种道：子不记吴王之言也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敌国破，谋臣亡。

越王为人，长颈鸟喙，忍辱妒功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安乐。

于今不去，祸必不免。

文种阅书之后，怏怏不乐，犹未深信其言，叹道：“少伯亦过虑矣。”过了多日，越王不行灭吴之赏，与旧日之臣，益加疏远，计倪佯狂辞职，曳庸等亦见机告老。文种心念范蠡书中之言，称疾不朝。

越王忽至文种府中，以视其疾。文种假作病状，迎接入见。

越王解剑而坐道：“寡人闻之，志士不忧其身之死，而忧其道之不行。子有七术，寡人行其三，而吴已灭，尚余四术，安所用之。”文种答道：“臣不知所用。”

越王道：“愿以四术为寡人谋吴之先人于地下，可乎？”

言毕，升舆而去，遗佩剑于座。

文种视之，剑室有“属镂”二字，即夫差赐子胥自刎之剑也。文种仰天叹道：“吾不听范少伯之言，至为越王所戮，可谓愚矣。”复摩挲其剑道：“百世而下，以吾配子胥，亦可无恨。”遂伏剑而死。后人有赞语道：忠哉文种，治国之杰。三术亡吴，一身殉越。